

晨光

柔石 冯铿遗稿

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整理

书目文献出版社

000138

展 光

柔石 冯铿遗稿

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整理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河北南宫印刷厂排版

河北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66千字

1986年9月北京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册

统一书号: 10201·72 定价: 2.20元

编者说明

一九八六年是“左联”五烈士牺牲五十五周年和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为了促进对鲁迅和对“左联”烈士的研究，我们整理了柔石、冯铿的遗稿，编成此书。现将整理情况说明如下：

1、本书所收均为鲁迅博物馆、北京图书馆馆藏的柔石、冯铿尚未发表过的文字。已发表的一概不收。

2、整理出的文字均以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未署明时间的，统一置于本人作品的后面。

3、本着尊重原件的原则，整理中对原稿的错别字不作任何修改。有明显错误，影响对文章理解的，则在错处之后的“〔 〕”号内予以校正。

4、考虑到编排关系，对原件中没有标题的文章，一律按写作时间先后，以“无题”一、二、三……排列，并加“*”字注说明。

5、书后附有编者所编的《柔石年谱》和《冯铿年谱》，以供参考。

本书编辑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

一九八五年九月



梁石烈士

目 录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鲁 迅 (1)
柔石遗稿	
不安·····	(5)
如是·····	(6)
死神的翅膀好象在头上拍着·····	(7)
别蕙·····	(8)
他与髑髅·····	(9)
赠艺术家P君·····	(25)
解脱·····	(26)
息灯后，兀立在窗前·····	(27)
梦·····	(28)
愿? ·····	(29)
二位姑娘·····	(29)
无题之一·····	(30)
深夜的悲哀·····	(86)
忆S君 ·····	(91)
窗前·····	(91)
对花·····	(92)
一个憔悴的老医仙·····	(93)
夜色·····	(94)
晨光·····	(95)
秋夜·····	(95)
新诗二首	

辽远的心	(96)
午后的歌声	(97)
慰猫头鹰	(98)
个人主义与流氓本相	(101)
写在Miss L.的照相上	(101)
还乡记	(103)
无题之二	(115)
无弦的琵琶	(121)
赠运命使者	(123)
我去	(123)
混混之说	(124)
云重重的夜	(125)
拟作的短篇	
“一个革命者的结局”	(126)
长工阿和传	(127)
“多方的人性”	(127)
撕破了的夕阳	(128)
无题之三	(129)
无题之四	(130)
永远的流配	(130)
附录：柔石年谱	张 靖 (140)

冯铿遗稿

胎儿	(175)
最后的出路	(184)
无着落的心	(298)

一团肉	(311)
重新起来	(314)
附录:冯铿年谱.....	(381)
编者后记	张 靖 王燕芝 (39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鲁 迅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 封闭书店，颁布恶 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

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

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柔石遗稿

不 安

一九二三，春，午后百无聊赖之际。

去，不能倦了，心灰灰的，身懒懒的，说是一切吗？眼前是一切吗？花似非红色，叶似非绿色，存在中的个个不是庐山真面目，只微微倨倨地在假扮。飘荡的清风中，有一缕缕的酸气。

不闻有哈哈的笑声反闻有睡鼾的呓语，怪在人间吗？天寥廓而明明，地广漠而每每，怪在人间吗？老鸦蹲在屋角，默然而不歌，含泪的少女倚在门前，愁然而不语，眼前的世界，怕是梦中的世界吗？理想的人儿招呼我，到山穷水尽的所在。去，不能倦了！

心被请到天宫，慰问上帝的轻愁；心被请到地府，解劝阎王的暴怒；山巅，水底，风尾，云端，游说了宇宙的遍周。但流浹着一身冷汗，只剩两支空空的白手！怀春少女的胸前倚门娇妇的眼内，叱牛老农的犁边，弥陀老袖的钵上，都挂着我所馈赠的心之照相了。他们呼喊我做一个仅有的伴侣，到一切忘怀的时候。但我去，不能倦了！

父亲远在想，母亲远在念，——一个终年在外的儿子，不知消瘦到如何了！但有谁在流泪伤心呢？死了的老祖宗正在拭泪，一个可怜的孙子，已跌下深坑中匍匐而哭，终于不知何时可归来，到所要去的家乡。虎已在前啸了，狼已在后

吼了，荆棘在他脚下撩拌住了。终于去，不能，倦了！

如 是

一切淡薄而无味，只是，如一日在空想，忽然字桌前牡丹的清香
摄入我鼻中来，似唤醒我异样的感觉，因写是诗。一九二三，四，午
后。

从窗口所窥见的天空，被风吹绉云了。

阳光隐约地，人间不知何处在勾留而眠宿呵！

只觉得一无所存在，——

飘忽，洸漾，变幻，消沉。

空空然有一个我，也无所归依的，无所留恋的，无所亲
昵的，更松散散地难于自主的。

只有如是，惟有如是，——

坐，默然地坐，

立，兀然地立，

走呀，无聊地牵动两脚轻轻地徘徊于泥尘之上。

虽有回忆，也埋葬了回忆于云山万里之外，

虽有希望，也禁锢了希望于烟花咫尺之间，

过去与将来，一块块皆做影子一般看待。

所谓现在的

乐土啊，早在脑中消灭了，消灭了！

连自己亲爱的父母，还有一个伊，也云雾一般的迷濛，

迷濛在仿仿佛佛的天边！

此外，更一毛不有的空虚了，

霎时间的，
过去，过去了！

死神的翅膀好象在头上拍着

一九二三，七月夜

全不见有明月所吐露的清辉，星众也呼吸紧张地收敛起它们疲倦的两翅，朝阳沉在东方的大海中，曙光还没有吻着东山眉角的时候，到处都是些寒肃狰狞的恶象的结合。今夜呀，不能毁灭的今夜呀，叫我如何走，叫我如何渡过呀！

记得四周都是景色，山，聚翠的，水，扬波的，花草，娟好的，虫鸟，疼爱的。现在，齐成了魔鬼的俘虏，幽囚在铁门铁壁的地牢中！美的髓液被收吸尽了，代替着的不是骄横暴厉地蹲踞着，就是阴险谄媚地诱引着。不是无妻的恶棍，就是多夫的妓女，一个个骗人们到奴隶的死国。一个怯弱的孩子，没有两鳍和两翼，怎能渡过今夜呀！

阴霾哀声在低叫，黑熊的影子处处在蠢动，荆棘遍地蔓延着，行一步，即教人颠仆了。鸛鸟一声，正如狮子的狂吼，存在在昏蒙黝黯中的人呀，怎能渡过今夜呀！

神女，普济群黎的神女，难在想象中出现了；先知，也叫人无从相信了。使我颤怕之心之安宁，急迫之肺之平静网膜上印着是光明，鼓膜上震着是美声，灵魂时时能在大空中长歌而欢舞，怕只有接受那——死神的翅膀好象在头上拍着。美丽而善翱翔的翅膀，可飞离人间而直冲九霄呀。

别 蕙

只两心知道，谁懂得一声惘惘时的勉强欢笑，正是离情浓郁的心泪！难洒呀，难洒呀，半醒半睡的魂儿，更缠绕着千条万条的丝，揪揪扭扭地斜倦着，追叙了过去，祝愿着未来，重重的一切，沉浮在我俩之间，蕙妹，怎能丢开手，随着今宵去呀！

明镜般月，高悬在墙东，寒寒深影处，似有人来窥窃我俩了。不，还是无情的催促，催促！蕙妹呀，你不要用头眠着我，让我吻个口干罢，你不要用臂挽着我，让我握个手疲罢！谁想在此后，再能受你杯茶饮，再能受你肉食，还能让我在青草色般的蓓茵床儿睡眠呀！向那边去，何曾是重来的日子，路与天一般长，怕只能瞩明月之西去，望白云之东来，寄问一声，——蕙妹好也否？

你说留我到明朝，明朝也是匆匆的，蕙妹呀，去的太速，悔那昔〔夕〕辞的太早，总之，亦在我俩的不得已间，一条没法命运所注意的路呀！蕙妹，还是丢开手，随着今宵去罢！

一九二三年冬

他与髑髅

一篇枯情中的幻想诗

首段

正是愁情澜〔烂〕漫的时候，
残惨的秋神哟，来执行人间的肃杀之司。
银灰色的淡淡地遮盖了蔚蓝天幕的阴云。
笼罩着正睡眠于幽秘，寥阔而悠远的人间。
谁都静悄悄地在那西风所酝酿的苍黄淡酒中，
饮啜呀，饮啜呀！

阴沉浓郁的空气里，
洸漾着一派酩酊般的微点在辽远的山头，
又冲折而潜入于回环着荒野的白水。
依依缓流的白水哟，似别离了夫婿的少妇。
孤寂在空房中低头叹息。
有时似抬起她莹晶含泪的秀眼，
向身边情思洋溢的松林——
他是穿着缥缈苍色的长衫，伫立于细沙小石中，
怅然一望呀，
距此约莫四五百步之东边，
一座古旧的厦屋，境环着梧桐高树的花园，
撩乱而冷落的花草，似失了主子的废墟！